

御纂朱子全书

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四

學四

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

利君子小人之辯 論出處

學之之博。未若知之之要。知之之要。未若行之之實。

以下論  
力行

聖門學者問一句。聖人答他一句。便領略將去。實是要行得。如今說得儘多。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。某

之講學。所以異於科舉之文。正是要切已行之。若只恁地說過。依舊不濟事。若實是把做工夫。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。一生用之不窮。

若不用躬行。只是說得便了。則七十子之從孔子。只是兩日說便盡。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。不然。則孔門諸子。皆是猷無能底人矣。恐不然也。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。到得做事業時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。如由之果。賜之達。冉求之藝。只此便可以從政。不用他求。若是大底功

業。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。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。如何強得。

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。只是脚跟不點地。問學如登塔。逐一層登將去。上面一層。雖不問人亦自見得。若不去實踏過。却懸空妄想。便和最下底層。不會理會得。

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。立得脚住。則儘長進在。

人言匹夫無可行。便是亂說。凡日用之間。動止語默。

皆是行處。且須於行處警省。須是戰戰兢兢方可。

若悠悠汎汎地過。則又不可。

以上語類七條

近來自覺向時工夫。止是講論文義。以爲積集義理。

久當自有得力處。却於日用工夫。全少點檢。諸朋

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。所以多不得力。今方深

省而痛懲之。亦願與諸同志勉焉。

與吳茂實

人之一身。應事接物。無非義理之所在。人雖不能盡

知。然其大端。宜亦無不聞者。要在力行其所已知。

而勉求其所未至。則自近及遠。由粗至精。循循有

序。而日有可見之功矣。

答姚揀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問尋常遇事時也。知此爲天理。彼爲人欲。及到做時。乃爲人欲引去。事已却悔。如何。曰。此便是無克己工夫。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。方得如一條大路。又有一條小路。明知合行大路。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。自家不知不覺。行從小路去。及至前而荆棘蕪穢。又却生悔。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。須是遇事之時。便與克下。不得苟且放過。此須明理以先之。勇猛以行之。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。不

用著力。自然存天理而行。不流於人欲。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。到遇事時。固不會錯。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。而後行之。若是中人之資質。須大段著力。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。始得。曾子曰。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又曰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矣。小子。直是恁地用功。方得。

以下論克己改過

因說克己。或曰。若是人欲。則易見。但恐自說是天理處。却是人欲。所以爲難。曰。固是如此。且從易見底。



克去。又却理會難見底。如剝百合。須去了一重。方始去那第二重。今且將義利兩字。分箇界限。緊緊走從這邊來。其間細碎工夫。又一面理會。如做屋柱一般。且去了一重粗皮。又慢慢出細。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。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。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謹其獨。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。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。以見義理之無窮耳。不成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處不謹。便只去謹獨。無此理也。

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。是兩界分上工夫。這邊工夫多。那邊不到占過來。若這邊工夫少。那邊必侵過來。

人只有箇天理人欲。此勝則彼退。彼勝則此退。無中立不進退之理。凡人不進便退也。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。彼進得一步。則此退一步。此進一步。則彼退一步。初學則要牢劄定脚。與他捱捱得一豪去。則逐旋捱將去。此心莫退。終須有勝時。勝時甚氣象。

嘗言坐卽靠倚。後來捱三四日。便坐得。先生云。氣不從志處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。

克己亦別無巧法。譬如孤軍猝遇強敵。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。尙何問哉。

義利之辨。初時尙相對在。若少閒主義功深後。那利如何著得。如小小竊盜。不勞而却矣。

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。莫只是剷除熟後。自會如此否。曰也只是剷除熟。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。只是常剷去之。才發便剷。自到熟處。

問伊川云。敬則無已可克。曰。孔門只有箇顏子。孔子且使之克已。如何便會不克。此語意味長。

問持敬與克己工夫。曰。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。克己則和根打併了。教他盡淨。

問伊川言。目畏尖物。此理須克去。室中率置尖物。必不刺人。此是如何。曰。疑病每如此。尖物元不曾刺人。他眼病。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。伊川又一處說。此稍詳。有人眼病。常見獅子。伊川教他見獅子。則捉來。其人一面去捉。捉來捉去。捉不著。遂不見獅。

子了。以上語類  
十一條

苟欲聞過。但當一一容受。不當復計其虛實。則事無大小。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。若切切計較。必與辯爭。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。答陳明仲

問舜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若決江河。恐只是無氣稟。物欲之累。故吾心之理。與聞見昭然相契。其決如此。顏子不違如愚。亦是如此。若子路有聞。云云。則其立志雖勇。然用力亦似覺難。恐亦未免爲氣稟物欲所累也。曰是。答余國秀

所諭氣質過剛。未能自克。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。夫知其所偏。而欲勝之。在吾日用之間。屢省而痛懲之耳。故周子有自易其惡。自至其中之說。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。然此亦或有說焉。不明於理。而徒欲救其偏。亦恐矯枉之過。而反失

夫中也。

答孫吉甫

所諭平生大病。最在輕弱。人患不自知耳。既自知得如此。便合痛下工夫。勇猛舍棄。不要思前算後。庶能矯革。所謂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者也。

答孫季和

既知其病。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。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。而求改過之名哉。今不亟改而徒言之。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。則是病中生病。名外取名。不但無益而已。

答杜仁仲

所諭已悉。但區區方持此戒。不欲輒破之。故不敢承命。亦爲賢者慮之。恐只中甚自媿。便是病根。不若從此痛自斬絕。毋以此等爲媿。而深求可愧之實。不必更爲月攘之計。以俟來年。庶乎於遷善改過。有日新之功。而胷中之浩然者。無所不慊。而日充。

矣。如其不然。則平日講論。徒爲虛語。臨事之際。依

舊。只是平日氣習。世俗常情。某實懼焉。

答蔡季通

所謂一劍兩段者。改過之勇。固當如此。改過貴勇。而防患貴怯。二者相須。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。而成徙義崇德之功。不然。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。非不切至。而前日之書。頓至於此。亦可驗矣。自今以往。設使真能一劍兩段。亦不可以此自恃。而平居無事。常存祇畏警懼之心。以防其源。則庶乎其可耳。

答蔡

季通



所諭義利之閒。誠有難擇者。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。即便舍去。可也。向後見得親切。却看舊事。只有見未盡。舍未盡者。不解有過當也。

答符復仲

人有是身。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。而或不能無害。夫仁人既不仁。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。將益無所不至。此君子之學。所以汲汲於求仁。而求仁之要。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。蓋非禮而視。人欲之害仁也。非禮而聽。人欲之害仁也。非禮而言。且動焉。人欲之害仁也。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。

在是。於是乎有以拔其本。塞其源。克之。克之。而又克之。以至於一旦豁然。欲盡而理純。則其胷中之所存者。豈不粹然。天地生物之心。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。默而成之。固無一理之不具。而無一物之不該也。感而通焉。則無事之不得於理。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。嗚呼。此仁之爲德。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。而其所以求之之要。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。亦可謂一言而舉也。與。

克齋記。以上文集九條。

有是理。方有這物事。如草木有箇種子。方生出草木。

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。方始成這事。若無此心。如

何會成這事。以下論立心處事。

多。是要求濟事。而不知自身已不立。事決不能成人。自心若一豪私意未盡。皆足以敗事。如上有一點黑。下便有一撲黑。上有一豪差。下便有尋丈差。今若見得十分透徹。待下梢遇事轉移。也只做得五六分。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。下梢如何。且須立箇粗底根脚。却正好著細處工夫。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。無義理底事儘做了。是於粗

朱子全書卷四  
九  
底根脚猶未立。却求深微。縱理會得。干已甚事。

人須是有廉恥。孟子曰。恥之於人大矣。恥便是羞惡之心。人有恥。則能有所不爲。今有一橈人。不能安貧。其氣銷屈。以至立脚不住。不知廉恥。亦何所不至。因舉呂舍人詩云。逢人卽有求。所以百事非。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。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。况衣食至微末事。不得未必死。亦何用犯義犯分。役心役志。營營以求之耶。某觀今人。因不能咬菜根。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。可

不戒哉

困阨有輕重。力量有小大。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。念慮動作。都是合宜。仰不愧。俯不忤。如此而不幸。填溝壑。喪軀殞命。有不暇恤。只得成就一箇是處。如此。則方寸之間。全是天理。雖遇大困厄。有致命遂志而已。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。惟其是而已。

天下事。不可顧利害。凡人做事。多要趨利避害。不知纔有利必有害。吾雖處得十分利。有害隨在背後。

不如且就理上求之。孟子曰。如以利。則枉尋直尺。而利亦可爲與。且如臨難致死。義也。若不明其理。而顧利害。則見危致命者。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。可憐石頭城。寧爲袁粲死。不作褚淵生。民之秉彝。不可磨滅如此。

作事若顧利害。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。

古人臨事。所以要回互時。是一般國家大事。係死生存亡之際。有不可直情徑行處。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。今則事事用此。一向回互。至於枉尋直尺而

利亦可爲與。是甚意思。

周旋回護底議論。最害事。

問程子避嫌之說。曰。合當委曲。便是道理當如此。且如避嫌亦不能無。如做通判。與太守是親戚。也合當避嫌。第五倫之事。非不見得如此。自是常有這心在。克不去。今人這樣甚多。只是徇情恁地去。少閒將這箇做正道理了。大是害事。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。更著工夫。正怕到這處。

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。便公。以自家私意去

處之便私。

爲氣血所使者。只是客氣。惟於性理說話涵泳。自然臨事有別處。

悔字難說。既不可常存在胸中。以爲悔。又不可不悔。若只說不悔。則今番做錯且休。明番做錯又休。不成說話。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。曰。不得不悔。但不可留滯。既做錯此事。他時更遇此事。或與此事相類。便須懲戒。不可再做錯了。

人固有初學。未有執守。應事紛雜。暫於靜處少息也。



只是略如此。然做箇人事。至便著應。如何事至且說道待自家去靜處。當怒卽怒。當喜卽喜。更無定時。只當於此警省。如何是合理。如何是不合理。如何要將心頓放在閒處。得事父母。便有事父母許多酬酢。出外應接。便有出外許多酬酢。

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。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。却無微服過宋之意。先生曰。某又不曾上書自辯。又不曾作詩謗訕。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。說這道理。更不教做。却做何事。因曰。論語首章言人不知

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斷章言不知命。無以爲君子。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。自有定分。及遇小小利害。便生趨避計較之心。古人刀鋸在前。鼎鑊在後。視之如無物者。蓋緣只見得這道理。都不見那刀鋸鼎鑊。又曰。死生有命。如合在水裏死。須是溺殺。此猶不是深奧底事。難曉底話。如今朋友都信不及。覺見此道日孤。令人意思不佳。

其默足以容。只是不去擊鼓訟寃。便是默。不成屋下合說底話。亦不敢說也。

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。某答之云。但恐如草藥。煨煉得無性了。救不得病耳。

某看人也須是剛。雖則是偏。然較之柔不同。易以陽剛爲君子。陰柔爲小人。若是柔弱不剛之質。少閒都不會振奮。只會困倒了。

須是慈祥和厚爲本。如勇決剛果。雖不可無。然用之有處所。

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。便可擔負得大事去。如子路。世閒病痛都沒了。親於其身爲不善。直是不入。此

大者立也。

人未說爲善。先須疾惡。能疾惡。然後能爲善。今人見  
不好事。都只恁不管他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不知  
這秉彝之良心。做那裏去。也是可怪。

輕重是非他人。最學者大病。是是他是。非是他非。於  
我何所預。且管自家。

味道問。死生是大關節處。須是日用閒。雖小事亦不  
放過。一一如此用工夫。當死之時。方打得透。曰。然。  
楊問。膽欲大而心欲小。如何。曰。膽大。是千萬人吾往。

處。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皆是膽大。心小。是畏敬之謂。文王小心翼翼。曾子戰戰兢兢。臨深履薄。是也。

膽欲大而心欲小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方能爲赳赳武夫。公侯干城之事。

每常令兒子們做事。只是說箇大綱與他。以爲那小處置處也。易曉。不須說也得。後來有做得不滿意處。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區處處起。學常要親細務。莫令心粗。江西人大抵用心粗。

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。將息病。先生曰。天生一箇人。便須著管天下事。若要不管。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。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。

擇之勞。先生人事之繁。答曰。大凡事。只得耐煩做將去。纔起厭心。便不得。

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。曰。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。古今治亂。不過進君子。退小人。愛人利物之類。今人都看巧去了。

季繹勸蔡季通酒。止其泉南之行。蔡決於先生。先生

笑而不答。良久云。身勞而心安者爲之。利少而義多者爲之。

會做事底人。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。方去做。審微於未形。御變於將來。非知道者孰能。

事豫吾內。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。

論世事。曰。須是心度大方。包裹得過。運動得行。

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。當常自體此心。寬明無係累。則日充日明。豈可涯涘耶。汎愛親仁。聖人忠恕體用。端的如此。

問待人接物。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耶。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。曰。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。則所以接人待物。自有準則。

侍先生到唐石。待野叟樵夫。如接賓客。略無分豪。唯町。某因侍立久之。先生曰。此一等人。若勢必相絕。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。唐石有社倉。往往支發不時。故彼人來告。先生云。救弊之道。在今日極是要嚴。不嚴。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。

因說人心不可狹小。其待人接物。胷中不可先分厚



薄有所別異。曰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。放合規  
模寬闊。使人人各得盡其情。多少快活。

古人尊貴。奉之者愈備。則其養德也愈善。後之奉養  
備者。賊之而已矣。

人最不可曉。有人奉身儉嗇之甚。充其操。上食槁壤。  
下飲黃泉底。却只愛官職。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。  
他只緣私欲不能克。臨事只見這箇重。都不見別  
箇了。或云。似此等人分數。勝已下底。曰。不得如此  
說。才有病。便不好。更不可以分數論。他只愛官職。

便弑父與君也敢。

因說貧曰。朋友若以錢相惠。不害道理者。可受。分明說其交也。以道其接也。以禮。斯孔子受之。若以不法事相委。却以錢相惠。此則斷然不可。

恥有當忍者。有不當忍者。

先生愛說恰好二字。云凡事自有恰好處。

聖賢勸人做底。必是人有欠闕處。戒人莫爲底。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閒。

這一邊道理熟。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。

行夫問爲己者。無所爲而然。曰。有所爲者。是爲人也。

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。是己所當爲。非吾性分之外。所能有。然後爲之。而無爲人之弊耳。且如哭死而哀。非爲生者。今人弔人之喪。若以爲亡者平日與吾善厚。真箇可悼。哭之發於中心。此固出於自然者。又有一般人。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。便不是。這便是爲人。又如人做一件善事。是自家肯去做。非待人教自家做。方勉強做。此便不是爲人也。

是爲人也。

以上語類四十八條

問所謂行事者。內以處己。外以應物。內外俱盡。乃可無悔。古人所貴於時中者。此也。不然。得於己而失於物。是亦獨行而已矣。曰。處己接物。內外無二道也。得於己而失於物者。無之。故凡失於物者。皆未得於己者也。然得謂得此理。失謂失此理。非世俗所謂得失也。若世俗所謂得失者。則非君子所當論矣。時中之說。亦未易言。若如來論。則是安常習故。同流合汙。小人無忌憚之中庸。後漢之胡廣是也。豈所謂時中者哉。

答程允夫

某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。而學者所以處已接物。大抵以和爲貴。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。然纔著意舉一二事。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。曰。旣知如此。便速改之。何問之有。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。更精察之。則無過直之弊矣。答余國秀

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。只有向裏存心窮理。與外人無交涉。然亦不免違條礙貫。看來無著力處。只有更攢近裏面。安身立命耳。與田侍郎

恢復之形一段。切中今日之病。前日更定數語。非是

欲苟全正論。蓋只此豪釐之間。便是人欲天理。同行異情處。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。夫內脩自治。本是吾事所當爲。非欲與人爲敵。然後爲之。而爲之之道。必急其實而緩其名。必以深厚淵塞爲務。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。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。而成可大之功。亦非爲畏泄其機。而固爲是不可測也。若謂姑爲純正之論。而其實必用機心挾陰謀。然後可。則是心迹乖離。內外判析。孔子讀而儀秦行矣。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。非無一切之功。而所

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。正在於此。願明者之熟

察之也。

與劉共父

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。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。此皆規模不定。持守不固之驗。凡事從今更宜審細。見得<sub>一</sub>當便立定脚根。斷不移易。如此方立得事。若只如此輕易浮汎。終何所成。

答陳膚仲

自家持守處。固是不可放過。至於應世接物。同異淺深。豈容固必。但看得破。把得定。自不妨各隨分量。應副將去。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。而浪自苦哉。

答王

子合

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。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。抑當  
憂世覺民非其時。此意亦嘗在懷。但不戚戚發露  
也。若終其身常不忘。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  
樂處。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。則又不見聖人於  
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。若憂世之心。與和樂之心。  
並行而不悖。則二者氣象。又爲何如。曰。聖人之心。  
樂天知命者。其常也。憂世之心。則有感而後見耳。

答陳  
安卿



問君子於其所當怒者。正其盛怒之時。忽有當喜事來。則如何應。將應怒了。而後應喜耶。抑中間且輟怒。而應喜。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。抑當權其輕重也。曰。喜怒迭至。固有輕重。然皆自然而應。不暇權也。但有所養。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。不失輕重之宜耳。

答陳安卿

問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。不以累其心。不知何道。今值窮困。若一切不問。則理勢不容已。若欲辦集。則未免有屈志覩顏之事。曰。窮須是忍。忍到熟處。自

無戚戚之念矣。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翫而忘之以

文辭也。二五二五。文辭淺事。苟能翫而樂之。尚可以忘

仕進之窮通。况吾日誦聖賢之言。探索高遠。如此

而臨事全不得力。此亦足以見其翫之未深矣。答

國秀

問顏子在陋巷。而顏路甘旨有關。則人子不能無憂。

顏子方不改其樂。必有處此矣。曰。此重則彼自輕。

別無方法。別無意思也。答王近思

斯遠殊可念。吾人當此境界。只有固窮兩字。是著力

處如其不然。卽墮坑落塹。無有是處矣。尤是文士  
巧於言語。爲人所說。易入邪徑。如近世陳無已之  
不見章雷州。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。蓋絕無而僅  
有之。爲可貴也。

答趙昌甫

聞~~季~~通謫居。却能自適。亦甚不易。歸期正不須問。旬  
呈亦不必求免。如陳了翁。曾作諫官。及被謫。猶著  
白布衫。繫麻鞋。赴旬呈。朝廷行遣罪人。正欲以此  
困辱之。若必求免。是不受君命也。不受君命。不受  
天命也。而可乎。

答林正卿

素患難。行乎患難。吾人平日講之熟矣。今日正要得力。想爲日旣久。處之愈安。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。答蔡季通

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。固無足道。然謂付之造物。亦非極摯之語。此處儘要見得分明。便不動心。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。恐事變之來。

抵當不去也。

答吳伯起

所諭已悉。但事已如此。不若且靜以聽之。吾人所學。正要此處呈驗。若看些利害。便不免開口告人。却

與不學之人何異。向見李先生說。若大段排遣不去。只思古人所遭患難。有大不可堪者。持以自比。則亦可以少安矣。始者甚卑其說。以爲何至如此。後來臨事。却覺有得力處。不可忽也。若閣中不快。亦無可奈何事。已至此。已展不縮。已進不退。只得硬著脊梁。與他厮捱。看他如何。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。若到任滿。便作對移批書離任。則他許多威風。都無使處矣。豈不快哉。東坡在湖州被逮時。面無人色。兩足俱軟。幾不能行。求入與家人訣。而

使者不聽。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。亦欲入告叔母。而不可得。惟陳了翁被逮。聞命卽行。使人駭之。請其入治行裝。而翁反不聽。奇哉奇哉。願子晦勉旃。毋爲後人羞也。此閒有吳伯起者。不曾講學。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。自謂有所解悟。便能不顧利害。及其作令。纔被對移他邑主簿。却不肯行。而百方求免。某嘗笑之。以爲何至如此。若對移作指使。卽逐日執杖子。去知府廳前唱喏。若對移作押錄。卽逐日抱文案。去知縣案前呈覆。更作者長壯丁。亦

不妨與他去做。况主簿乎。吳不能用。竟至憤鬱成疾而死。當時若放得下。却未必死。今不免死。而在陪了許多下情。所失愈多。雖其臨幾。失於斷決。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。志士不忘在溝壑。勇士不忘喪其元。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。而孟子亦發明之。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。須向這裏參取。愚謂若果識得此意。辦得此心。則無入而不自得。而彼之權勢威力。亦皆無所施矣。答廖子晦

問貧者舉事。有費財之浩瀚者。不能不計度繁約。而

爲之裁處。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。竊恐謀利者。是做這一事。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。只論利便於已。與不利便於已。得利便則爲之。不得則不爲。若貧而費財者。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。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。其意自不同否。曰。當爲而力不及者。量宜處。乃是義也。力可爲而計費吝惜。則是謀利而非義矣。

答陳安卿。以上文集十六條

義理身心所自有。失而不知所以復之。富貴身外之物。求之惟恐不得。縱使得之。於身心無分豪之益。



况不可必得乎。若義理求則得之。能不喪其所有。可以爲聖爲賢。利害甚明。人心之公。每爲私欲所蔽。所以更放不下。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。若見得時。自須猛省。急擺脫出來。

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

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。自然畏之。不待勉強。若是人欲。只緣有愛之之意。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。奈何。曰。此亦未能真知而已。又問真知者。還當真知人欲。是不好物事否。曰。如克伐怨欲。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。要知得到。只是自就道理這

邊看得透。則那許多。不待除而自去。若實是看得  
大底道理。要去求勝。做甚麼。要去矜夸他人。做甚  
麼。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怨箇甚麼。耳目口鼻四肢  
之欲。惟分是安。欲箇甚麼。見得大處分明。這許多  
小小病痛。都是冰消凍解。無有痕迹矣。

有箇天理。便有箇人欲。蓋緣這箇天理。須有箇安頓  
處。才安頓得不恰好。便有人欲出來。

問飲食之間。孰爲天理。孰爲人欲。曰。飲食者。天理也。  
要求美味。人欲也。

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。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。窮口腹之欲便不是。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。

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。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。義也是爲己。天理也是爲己。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。

須於日用閒令所謂義了然明白。或言心安處便是義。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。豈可以安爲義也。

事無大小。皆有義利。今做好底事了。其間更包得有  
多少利私在。所謂以善爲之。而不知其道。皆是也。  
問程子曰。義安處便爲利。只是當然而然。便安否。曰。  
是也。只萬物各得其分。便是利。君得其爲君。臣得  
其爲臣。父得其爲父。子得其爲子。何利如之。此利  
字。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。利便是義之和處。然那  
句解得不似此語。却親切。正好去解那句。義初似  
不和。而却和。截然不可犯。似不和。分別後。萬物各  
得其所。便是和。不和生於不義。義則和而無不利。

矣。

才有欲順適底意思。卽是利。

或問公私之別。曰。今小譬之。譬如一事。若係公衆。便心下不大段管。若係私已。便只管橫在胷中。念念不忘。只此便是公私之辨。

人只有一箇公私。天下只有一箇邪正。

爲已者。無所爲而然。無所爲。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。不是要人道好。如甲兵錢穀。籩豆有司。到當自家理會。便理會。不是爲別人了理會。如割股廬墓。一

則是不忍其親之病。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。這都是爲己。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。便是爲人。器遠問子房以家世相韓。故從少年結士。欲爲韓報仇。這人是有所爲否。曰。他當初只一心欲爲國報仇。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。不是爲別人。不是要人知。

戴少望云。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。俱出。可謂無黨。曰。不然。要無黨。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。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。是底放一邊。非底放一邊。是底

是天理。非底是人欲。是卽守而勿失。非卽去而不留。此治一身之法也。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。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。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。莫不皆然。此直上直下之道。若其不分黑白。不辨是非。而猥曰無黨。是大亂之道。

凡一事便有兩端。是底卽天理之公。非底乃人欲之私。須事事與剖判極處。卽克治擴充工夫。隨事著見。然人之氣稟有偏。所見亦往往不同。如氣稟剛底人。則見剛處多。而處事必失之太剛。柔底人。則

見柔處多。而處事必失之太柔。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。

天理人欲。幾微之間。

今之言持敬者。只是說敬。非是持敬。若此心常在。軀殼中爲主。便須常如烈火在身。有不可犯之色。事物之來。便成兩畔去。又何至如是纏繞。以上語類十七條

知言曰。天理人欲。同體而異用。同行而異情。進脩君子。宜深別焉。某按此章。亦性無善惡之意。與好惡性也。一章相類。似恐未安。蓋天理莫知其所始。其



在人則生而有之矣。人欲者。梏於形。雜於氣。狃於習。亂於情。而後有者也。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。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。有同行而異情者焉。君子不可以不察也。然非有以立乎其本。則二者之幾。微曖萬變。夫孰能別之。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。恐未允當。呂祖謙曰。天理人欲。同體而異用者。却似未失。蓋降衷秉彝。固純乎天理。及爲物所誘。人欲滋熾。天理泯滅。而實未嘗相離也。同體異用。同行異情。在人識之爾。某再詳此論。胡子之言。蓋

欲人於天理中。揀別得人欲。又於人欲中。便見得天理。其意甚切。然不免有病者。蓋既謂之同體。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。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。不可少差。試更子細翫索。當見本體實然。只一天理。更無人欲。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。教人實下工夫。去却人欲。便是天理。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。若不能實下工夫。去却人欲。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。亦安所用乎。胡子知言疑義

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。此問甚緊切。某竊以

爲人欲云者。正天理之反耳。謂因天理而有人欲。則可。謂人欲亦是天理。則不可。蓋天理中本無人欲。惟其流之有差。遂生出人欲來。

答何叔京

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。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。依舊是功利之見。蓋天下只有一理。此是卽彼非。此非卽彼是。不容並立。故古之聖賢。心存目見。只有義理。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。日用之間。應事接物。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。而推以及人。吐心吐膽。亦只如此。更無回互。若信得及。卽相與俱入聖賢之

域若信不及。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。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。今日此人雖信不及。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。非但一時之計也。若如此所論。則在我者。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。以爲語默。只此意思。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。然此亦無他。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。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。而爲此回枉。不是說時病痛。乃是見處病痛也。

答劉

季章

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。未有義而後其君。便是仁

義未嘗不利。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。明其道不計其功。又是仁義未必皆利。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。蓋孟子之言。雖是理之自然。然到直截剖判處。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。

答劉季章

將古今聖賢之言。剖析義利處。反覆熟讀時。時思省義理。何自而來。利欲何從而有。二者於人。孰親孰疎。孰輕孰重。必不得已。孰取孰舍。孰緩孰急。初看時。似無滋味。久之。須自見得。合剖判處。則自然放

得下矣。

答時子雲

義利之說。乃儒者第一義。平時豈不講論及此。今欲措辭斷事。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。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。而不之察乎。此深可懼者。

與延平李先生書

大凡論學。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。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。苟正矣。雖其人或不能用。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。如其不正。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。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。且古之君子。所以汲汲於學者。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。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。不爲其有名而勸。故亦不爲其無

名而沮也。不爲其有利而爲。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。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。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。答呂一道

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。是者須還他是。非者須還他非。方是自然之平。若不分邪正。不別是非。而但欲其平。決無可平之理。此元祐之調停。元符之建中。所以敗也。與田侍郎

世閒喻於義者。則爲君子。喻於利者。卽是小人。而近年一種議論。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。回互委曲。費

盡心機。卒既不得爲君子。而其爲小人。亦不索性。

亦可謂悞用其心矣。與楊子直。以上文集九條。以

今人皆不能脩身。方其爲士。則役役求仕。既仕則復

患祿之不加。趨走奔馳。無一日閒。何如山林布衣

之士。道義足於身。道義既足於身。則何物能嬰之

哉。以下論出處

諸葛武侯未遇先主。只得退藏。一向休了。也沒奈何。

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。亦事勢不得不然。捨此則

無以自活。如今世之科舉亦然。如顏閔之徒。自把

出處

三



得住自是好。不可以一律論。人之出處最可畏。如漢魏之末。漢末之所事者。止有箇曹氏。魏末之所事者。止有箇司馬氏。皆逆賊耳。直卿問子路之事。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。曰不然。從子敖更無說。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。固不可。謂聖人視一世未治。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。亦非也。但要出做不得。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。要出仕者。聖人愛物之仁。至於天命未至。亦無如之何。如云君子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。已知之矣。若就道之不行。已知

之矣。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。明知不可以行道。且漫去做看。這便不得。須看行其義也。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。亦在這裏。

孟子之時。時君重士。爲士者不得不自重。故必待時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。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。定了。如史記中列國之君。擁篲先迎之類。却非是當世輕士。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。伊尹孔明。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。踐坤順也。有言世界無人管。久將脫去。凡事未到手。則姑晦之。

俟到手然後爲。有詰之者曰。若不幸未及爲而死。吾志不白。則如之何。曰。此亦不奈何。吾輩蓋是折本做也。先生曰。如此。則是一部孟子。無一句可用也。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。嫂溺援之以手。天下溺援之以道。子欲手援天下乎。吾人所以救世者。以其有道也。旣自放倒矣。天下豈一手可援哉。觀其說。緣飾得來不好。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。說成一箇物事乎。

當官勿避事。亦勿侵事。

以上語類七條

逢時報主。深悉雅志。此在高明。必已有定論。非他人  
所得預。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。則又非區區所敢  
聞也。但願老兄。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。而用  
力於四端之微。以求乎堯公之所樂。如其所以告  
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。則其行止忤合。付之時命。  
有不足言矣。就其不遇。獨善其身。以明大義於天  
下。使天下之學者。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。以待上  
之使命。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。亦豈必進爲而  
撫世哉。佛者之言曰。將此身心奉塵刹。是則名爲

報佛恩。而杜子美亦云。四鄰耒耜出。何必我家操。此言皆有味也。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。然其仕久止速。皆當其可。則其所以自爲時者。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。豈以時之不合。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。

答陳

同甫

須是先得吾身好。黨類亦好。方能得吾君好。天下國家好。而所謂好者。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。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。則凡所謂好者。皆實皆大而久遠。若不自吾身推之。則彌縫掩覆。雖可以苟

合於一時。而凡所謂好者。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。

矣。蓋脩身事君。初無二事。不可作兩般看。答陳同甫

輕犯世禍。非欲如此。顧恐邂逅蹉跌。亦非所能避耳。

要之。惟是不出。可以無事。一行作吏。便如此計較。

不得。才涉計較。回互。便是私意也。答廖子晦

某之意。以爲政煩民困。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。

若人人內顧其私。各爲自逸之計。則分義廢矣。答詹

元善

靜退之說。亦甚善。但今亦非是教人求退。只是要得。

依本分。識廉恥。不敢自衒自鬻。以求知求進耳。然亦須是讀書窮理。使方寸之間。洞見此理。知得不求。只是本分。求著便是罪過。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。亦不可萌求之之心。不惟不得說著求字。亦不可說著不求字。方是真能自守。不求人知也。答方若水

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。或言爲富貴所移也。愚意以爲不特言此。但才仕宦。則於窒礙處。有隨宜區處之意。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。與初閒立心各別。此所謂奪志也。不知程子之意。果出於此否。又

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。又何以救之。曰。所論  
奪志之說是也。若欲救此。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  
輕重耳。然幾微之間。大須著精采也。答趙致道。以上文集六條。

此

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五

學五

教人 人倫師友

佛經云。佛爲一大事因緣。出現於世。聖人亦是爲這  
一大事出來。這箇道理。雖人所固有。若非聖人。如  
何得如此光明盛大。你不曉得底。我說在這裏。教  
你曉得。你不曾做底。我做。下樣子在此。與你做。只  
是要扶持這箇道理。教他常立在世間。上拄天。下

拄地。常如此端正。才一日無人維持。便傾倒了。少  
閒脚拄天。頭拄地。顛倒錯亂。便都壞了。所以說天  
佑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惟其克相上帝。寵綏四方。  
天只生得你。付得這道理。你做與不做。却在你。做  
得好。也由你。做得不好。也由你。所以又爲之立君  
師。以作成之。旣撫養你。又教導你。使無一夫不遂  
其性。如堯舜之時。真箇是寵綏四方。只是世閒不  
好底人。不定疊底事。才遇堯舜。都安帖平定了。所  
以謂之克相上帝。蓋助上帝之不及也。自秦漢以

來講學不明。世之人君。固有因其才智。做得功業。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。君道閒有得其一二。而師道則絕無矣。

以下論  
教人

聖人教人。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。人能就上面做將去。則心之放者自收。性之昏者自著。如心性等字。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。聖賢於節文處。描畫出這樣子。令人依本子去學。譬如小兒學書。其始如何便寫得好。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。久久自然好去。

孟子所謂集義。只是一箇是字。孔子所謂思無邪。只是一箇正字。不是便非。不正便邪。聖賢教人。只是求箇是底道理。

如舜命夔教胄子。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法。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。初未有許多道理。所謂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。不必苦要你知也。

叔器言禮樂射御書數。自秦漢以來皆廢了。曰射。如今秀才自是不曉。御是而今無車。書。古人皆理會。

得。如偏旁義理皆曉。這也是一事。數是算數。而今人皆不理會。六者皆實用。無一可缺。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。小兒子教他作詩對。大來便習舉子業。得官又去習啟事雜文。便自稱文章之士。然都無用處。所以皆不濟事。漢時雖不以射取士。然諸生却自講射。一年一次。依儀禮上說。會射一番。却尙好。今世以文取士。如義。若教他依經旨去說些道理。尙得。今却只是體貼字句。就這兩三句題目上說去。全無義理。如策。若是著實論些時務也。

尚得。今却只是虛說。說得好底。剗地不得。包顯道  
言向前義。是先引傳注數條。後面却斷以己意。如  
東坡數條。却尚得。先生然之。

孟子教人。多言理義大體。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  
教人。

某性鈍。讀書極是辛苦。故尋常與人言。多不敢爲高  
遠之論。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。故不敢以是責人  
爾。學記曰。進而不顧其安。使人不由其誠。今教者  
之病。多是如此。

孔子教人。只從中間起。使人便做工夫去。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。所謂下學上達也。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。却下工夫做去。

學者於理有未至處。切不可輕易與之說。張敬夫爲人明快。每與學者說話。一切傾倒說出。此非不可。但學者見未到這裏。見他如此說。便不復致思。亦甚害事。某則不然。非是不與他說。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。

聖人教人。只是說下面一截。少閒到那田地。又挨上

些子。不曾直說到上面。子以四教。文行忠信。

博文工夫。雖頭項多。然於其中尋將去。自然有箇約處。聖人教人有序。未有不先於博者。孔門三千。顏子固不須說。只會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。謂其餘人不善學。固可罪。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。教便省悟。則夫子於門人。告之亦不忠矣。是夫子亦不善教人。致使宰我冉求之徒。後來狼狽。也要之無此理。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。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。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。只教他多學。



使他枉做工夫。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。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。可以言此耳。

聖人教人有定本。舜使契爲司徒。教以人倫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夫子對顏淵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皆是定本。

克己復禮。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。然所以教他人。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。

孔門教人甚寬。今日理會些子。明日又理會些子。久

則自貫通。如耕荒田。今日耕些子。明日又耕些子。久則自周匝。雖有不到處。亦不出這理。

教導後進。須是嚴毅。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。方得。

只恁嚴。徒拘束之。亦不濟事。

以上語類十六條

學如不及。猶恐失之。此君子所以孜孜焉。愛日不倦。而競尺寸之陰也。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。未及日中。而各已散去。此豈愛日之意也哉。夫學者。所以爲已。而士者。或患貧賤。勢不得學。與無所於學而已。勢得學。又不爲無所於學。而猶不勉。是亦未嘗

有志於學而已矣。然此非士之罪也。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。今之世。父所以詔其子。兄所以勉其弟。師所以教其弟子。弟子之所以學。舍科舉之業。則無爲也。使古人之學。止於如此。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。所以孜孜焉。愛日不倦。以至乎死而後已者。果何爲而然哉。今之士。唯不知此。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。則無事乎汲汲爲也。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。終身不能有志於學。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。使教素明於上。而學素講於下。

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。而豈有不勉之患哉。某是以於諸君之事。不欲舉以有司之法。而姑以文告焉。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。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。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。某所企而深望

也。

同安縣諭學者

古之學者。八歲而入小學。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。十五而入大學。學先聖之禮樂焉。非獨教之。固將有以養之也。蓋理義以養其心。聲音以養其耳。采色以養其目。舞蹈降登。疾徐俯仰。以養其血脈。以至

於左右起居。盤盂几杖。有銘有戒。其所以養之之具。可謂備至爾矣。夫如是。故學者有成材。而庠序有實用。此先王之教。所以爲盛也。自學絕而道喪。至今千有餘年。學校之官。有教養之名。而無教之養之之實。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閒。其傑然者。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。至於語聖賢。悉餘旨。究學問之本原。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。其規爲動息。舉無以異於凡民。而有甚者焉。嗚呼。此教者過也。而豈學者之罪哉。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。何

則今所以異於古者。特聲音采色之盛。舞蹈降登  
疾徐俯仰之容。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。有所不  
及爲。至推其本。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。固在也。  
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。顧不察耳。然則此之不爲。  
而彼之久爲。又豈非學者之罪哉。僕以吏事。得與  
諸君遊。今期年矣。諸君之業不加進。而行誼無以  
自著於州里之間。僕心愧焉。今旣增脩講問之法。  
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。諸君不欲爲君子耶。則誰  
能以是強諸君者。苟有志焉。是未可以舍此而他

求也。幸願留意。毋忽。

論諸生

嘗謂學校之政。不患法制之不立。而患理義之不足。以悅其心。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。而區區於法制之末。以防之。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。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。亦必不勝矣。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。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。豈專法制之不善哉。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。夫教告之而不從。則學者之罪。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。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。故今增脩講問之

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。務有以漸摩之。無牽於章句。無滯於舊聞。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。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。不但爲舉子而已。豈不美哉。然法制之不可後者。亦旣議而起之矣。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。使義理有以博其心。規矩有以約其外。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。風俗猶有不厚。則非有司之罪。惟諸君留意。諭諸職事蓋聞君子之學。以誠其身。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。古之君子。以是行之其身。而推之以教其子弟。莫不



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。近世之俗不然。自父兄所以教其子弟。固已使之假手程文。以欺罔有司矣。新學小生。自爲兒童時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。因恬不以爲愧。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。內以傲其父兄。外以驕其閭里。終身不知自力。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。未必不由此也。故今勸諭縣之父兄。有愛其子弟之心者。其爲求明師良友。使之究義理之指歸。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。以誠其身而已。祿爵之不至。名譽之不聞。非

所憂也。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。務欲因人成事。

以幸一朝之得。而貽終已之羞哉。

補試  
榜諭

五日一延見諸生。力爲普說。今頗覺有風動之意。少

假旬月。亦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。近觀時論。日

就卑鄙。而吾黨之士。相繼而出。似猶未艾。天意儻

遂悔禍。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。願相與勉旃。荀

卿子云。皓天不復。憂無疆也。千秋必反。古之常也。

弟子勉學。天不忘也。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。

與田  
侍郎

夫所謂聖賢之學者。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。孝弟忠

信禮義廉恥。以脩其身。而求師取友。頌詩讀書。以窮事物之理而已。是二端者。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。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。而不暇顧。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。而不及爲爾。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。而忘其所貴於已者。固已悖矣。况其所徇。又未必果可求也。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。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。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。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。而身無不脩也。求師取友。頌詩讀書之趣日深。而理無不得。

也。則自身而家。自家而國。以達於天下。將無所處

而不當。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。而根深末

茂。實大聲闕。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。

漳州龍巖縣學記

知學徒甚盛。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。

及工夫次第。乃佳。徐葉至此已久。終是脫去舊習

未得。近日看得後生。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

文義分明爲急。自此反復不厭。日久月深。自然心

與理熟。有得力處。今人多是躡等妄作。誑誤後生。

輾轉相欺。其實都曉不也。

答黃直卿

所謂徒守紙上語。擬規畫圓。摸矩作方。此初學之通病。然尙有不能守紙上之語。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。而未必自知其非也。以愚計之。但且謹守規矩。朝夕摸之。不暫廢輟。積久純熟。則不待摸擬而自成方圓矣。切不可輒萌妄念。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。

答歐陽希遜

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。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。命士子畧知脩己治人之實。庶幾於中或有興起。作將

來種子。

答孫季和

大抵今日後生輩。以科舉爲急。不暇聽人說好話。此  
是大病。須先與說破此病。令其安心俟命。然後可  
教告以收拾身心。討論義理。次第當有進耳。答滕  
德粹  
所錄示二書甚善。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  
戶。則聖賢之教。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。以示衆人。  
至於逐人分上。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。則又自有  
曲折。然亦分明直截。無所隱秘回互。令人理會不  
得也。隨已分脩習。隨已見觀書。學者只得如此。其  
至不至。明道與不明道。則在其人功力淺深。恐亦

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。而別求顏曾明道見

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。

答曹立之

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右五教之目。堯舜使契爲司徒。敬敷五教。卽此是也。學者學此而已。而其所以學之之序。亦有五焉。其別如左。

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辨之。篤行之。

右爲學之序。學問思辨四者。所以窮理也。若夫篤行之事。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。亦各有

要。其別如左。

言忠信。行篤敬。懲忿窒慾。遷善改過。

右脩身之要。

正其義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

右處事之要。

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行有不得。反求諸己。

右接物之要。○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

學之意。莫非使之講明義理。以脩其身。然後推

以及人。非徒欲其務記覽。爲詞章。以釣聲名取



利祿而已也。今人之爲學者。旣反是矣。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。具存於經。有志之士。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。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。以必然。則夫規矩禁防之具。豈待他人設之。而後有所持循哉。近世於學有規。其待學者爲已淺矣。而其爲法。又未必古人之意也。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。條列如右。而揭之楣閒。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。而責之於身焉。則夫思慮云爲之際。其所以

戒謹而恐懼者。必有嚴於彼者矣。其有不然。而

或出於此言之所棄。則彼所謂規者。必將取之。

固不得而畧也。諸君其亦念之哉。白鹿洞書院揭示

不可使知之。謂凡民耳。學者固欲知之。但亦須積累

涵泳。由之而熟。一日脫然自有知處。乃可。亦非可

使之強求知也。答范伯崇

自昔聖賢教人之法。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。莊敬持

養。為下學之本。而後博觀眾理。近思密察。因踐履

之實。以致其知。其發端啟要。又皆簡易明白。初若

無難解者。而及其至也。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。蓋非思慮揣度之難。而躬行默契之不易。故曰。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夫聖門之學。所以從容積累。涵養成就。隨其淺深。無非實學者。其以此與。今之學者。則不然。蓋未明一理而已。傲然自處。以上智生知之流。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。至親切處。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。無足留意。其平居道說。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。往往務爲險怪懸。

絕之言以相高。甚者至於周行却立。瞬目揚眉。內以自欺。外以惑衆。此風肆行。日以益甚。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。反爲荒幻險薄之資。仁義充塞。甚可

懼也。

答林謙之

大抵好高欲速。學者之通患。而爲此說者。立論高而用功省。適有以投其隙。是以聞其說者。欣然從之。唯恐不及。往往遺棄事物。脫畧章句。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。其實學禪之不至者。而自託於吾學。以少避其名耳。道學不明。變怪百出。以欺世。

眩俗。後生之有志者。爲所引取。陷於邪妄而不自知。深可悼懼也。擇之旣從其招致。要當有以開之。使決然無惑於彼。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。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。今更當虛心下意。向平實處。加潛翫浸灌之功。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。則自益益人之功。庶乎其兩進矣。答林擇之

持養斂藏之誨。敢不服膺。然有所不得已者。世衰道微。邪詖交作。其他紛紛者。固所不論。而賢如吾伯恭者。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。見人之詭經誣聖。

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。則如某者。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。以曉一世之昏昏也。使世有任其責者。某亦何苦而饒饒若是耶。設使顏子之時。上無孔子。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。亦必有道。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。以獨善其身而已。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。惟孟子見此道理。如揚子雲之徒。蓋未免將顏子只作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。若近世則又甚焉。其所論顏子者。幾於釋老之空寂矣。某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。

如克己復禮。不遷怒貳過。不伐善施勞之類。造次顛沛。所不可忘。但亦須審時措之宜。使體用兼舉。無所偏廢。乃爲盡善。若用有所不同。則所謂體者。乃是塊然死物而已。豈真所謂體哉。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。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。與上蔡論韶武異處。便見聖賢之心。無些私意。只是畏天命。循天理而已。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。亦相貫。夫吾之所以自治者。雖或有所未足。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。

答呂伯恭

王氏得政。知俗學不知道之弊。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。於是以前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。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。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。建炎中興。程氏之言復出。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。而爭爲妄意躡等之說。以相高。是以學者雖多。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。而况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。

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

示諭授學之意甚善。但更須小作課程。責其精熟。乃爲有益。若只似日前大餐長啜。貪多務速。卽不濟。



事耳。灑掃應對。乃小子之學。今既失之於前矣。然  
既壯長。而專使用力於此。則恐亦無味而難入。須  
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。乃爲佳耳。向  
見說書。旁推曲說。蔓衍太多。此是大病。若是初學。  
便遭如此纏繞。卽展轉迷闇。無復超脫之期矣。要  
當且令看得大意。正當精約。則其趣味自長。不在  
如此支離多說也。答呂子約

所示講義。發明深切。遠方學者。得所未聞。計必有感  
動而興起者。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。若一

向只如此說。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。涵養翫索工夫。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。作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。日逐荒忙。陷於欲速助長。躁率自欺之病。久之茫然無實可據。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。互相恐嚇。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。答高應朝

天之生物。便有常性。方寸之間。萬善皆足。聖人於此。不過教人保養發揮。先成諸己。而後及於物耳。故聖人已遠。而萬世之下。祖述其言。能出於此者。乃爲得其正統。其過之者。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。其

不及乎此者。則爲管晏。爲申商。又其每下者。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。而猶欲自託於講學。其亦誤矣。道之隳也。不亦宜乎。

答孫仁甫

建陽一二士人。歸自臨安云。嘗獲奉教。亦錄得數十段。答問來。其閒極有可疑處。雖所錄或失本意。亦必有些來歷也。又有汎然之問。畧不曾經思索。答之未竟。而遽已更端者。亦皆一一酬酢。此非惟於彼無益。而在我者。亦不中語默之節矣。又隨問遽答。若與之爭先較捷者。此其閒。豈無牽彊草畧處。

流傳謬誤。爲害不細。就令皆是。亦徒爲口耳之資。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。蓋慮此耳。元履嘗疑學徒日衆。非中都官守所宜。某却不慮此。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。而爲教者俯就太過。畧不審其所自。則悔吝譏彈。將有所不免矣。况其流弊無窮。不止爲一時之害。道之興喪。實將繫焉。願明者之熟慮之也。

答張敬夫

孟子言不屑之教誨。是亦教誨之。蓋爲不屑之教誨。已足絕之而不復教誨。然其所以警之者。亦不爲

不至。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所謂亦者。非其正意之辭也。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。未可語上。而不驟語之。以性與天道之極致。但就其地位。告之以切已著實之事。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。非若不屑之教誨。全不告語。而但棄絕以警之也。今日中人以上。不驟而語之以上。是亦所以教之也。則似教人者。不問其人品之高下。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。然後始可謂之教誨。才不如此。便與絕而不教者無異。此極害理。非聖門教人之法也。

答張敬夫

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。此見志道之篤。然  
往者以銜鬻之嫌。而緩於請益。亦太不勇矣。彼自  
下名。我自講學。彼亦安能挽我耶。三千之徒。豈皆  
確然爲道而來。若以自附爲嫌。則顏曾之流。亦且  
不屑於孔氏之門矣。豈不誤哉。答劉公度

早晚授業請益。隨衆例。不得怠慢。日間思索有疑。用  
冊子隨手劄記。候見質問。不得放過。所聞誨語。歸  
安下處。思省要切之言。逐日劄記。歸日要看。見好  
文字。錄取歸來。○不得自擅出入。與人往還。初到。

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。不命見則不必往。人來相見亦啟稟。然後往報之。此外不得出入一步。居處須是居敬。不得倨肆惰慢。言語須要諦當。不得戲笑喧譁。○凡事謙恭。不得尙氣凌人。自取恥辱。○不得飲酒。荒思廢業。亦恐言語差錯。失已忤人。尤當深戒。不可言人過惡。及說人家長短是非。有來告者。亦勿酬答。於先生之前。尤不可說同學之短。○交遊之間。尤當審擇。雖是同學。亦不可無親疏之辨。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。大凡敦厚忠信。

能攻吾過者。益友也。其諂諛輕薄。傲慢褻狎。導人爲惡者。損友也。推此求之。亦自合。見得五七分。更問以審之。百無所失矣。但恐志趨卑凡。不能克己從善。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。損者不期近而日親。此須痛加檢點。而矯革之。不可荏苒漸習。自趨小人之域。如此。則雖有賢師長。亦無救拔自家處矣。

○見人嘉言善行。則敬慕而紀錄之。見人好文字勝已者。則借來熟看。或傳錄之。而咨問之。思與之齊而後已。

不拘長少。惟善是取。

○以上數條。切宜謹守。其所



未及。亦可據此推廣。大抵只是勤謹二字。循之而  
上。有無限好事。吾雖未敢言。而竊爲汝願之。反之  
而下。有無限不好事。吾雖不欲言。而未免爲汝憂  
之也。蓋汝若好學。在家足可讀書作文。講明義理。  
不待遠離膝下。千里從師。汝旣不能如此。卽是自  
不好學。已無可望之理。然今遣汝者。恐汝在家汨  
於俗務。不得專意。又父子之間。不欲晝夜督責。及  
無朋友聞見。故令汝一行。汝若到彼。能奮然勇爲。  
力改故習。一味勤謹。則吾猶有望。不然。則徒勞費。

只與在家一般。他日歸來。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。不知汝將何面目。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。念之念之。夙興夜寐。無忝爾所生。在此一行。千萬努力。

力。

與長子受之。以上文集二十四條。

學者實下工夫。須是日日爲之。就事親從兄接物處。事理會取。其有未能。益加勉行。如此之久。則日化而不自知。遂只如常事做將去。

以下論人倫師友。

父子欲其親。云云曰。非是欲其如此。蓋有父子。則便自然有親。有君臣。則便自然有敬。

因指坐門搖扇者曰。人熱自會。

搖扇不是欲  
其搖扇也。

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。  
從古來自有這樣子。公看舜如何。後來此樣事多  
有。只是爲人子止於孝。

用之問忠只是實心。人倫日用皆當用之。何獨只於  
事君上說忠字。曰。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。  
人皆莫不自知愛敬。君臣雖亦是天理。然是義合。  
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。故須於此說忠。却是就不  
足處說。如莊子說命也。義也。天下之大戒。看這說。

先子之書卷五  
三  
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。

問朋友之義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皆須友以成。而安卿只說以類聚。莫未該朋友之義否。曰。此亦只說本來。自是如此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未有不須友以成。乃是後來事。說朋友功效如此。人自與人同類相求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。朋友乃彝倫之一。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。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。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。

問人倫不及師。何也。曰。師之義卽朋友。而分則與君

父等。朋友多而師少。以其多者言之。又問服中不及師。何也。曰。正是難處。若論其服。則當與君父等。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。又曰。平居則經。

聖人之於天地。猶子之於父母。

博奕好飲酒。不顧父母之養。是不孝。到能昏定晨省。冬溫夏凊。可以爲孝。然而從父之令。今看孔子說。却是不孝。須是知父之命當從。也有不可從處。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。寧熟諫。諭父母於道。方是孝。

問割股一事如何。曰。割股固自不是。若是誠心爲之。不求人知。亦庶幾。今有以此要譽者。

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。有生則致孝。死則盡禮之說。然出母旣義不可迎之以歸。則所謂致孝盡禮者。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遺問否。曰。恐只是如此。如定省之類。自是都做不得了。

朋友之於人倫。所關至重。

問與朋友交後。知其不善。欲絕則傷恩。不與之絕。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。曰。此非匿怨之謂也。心有怨。

於人而外與之交。則爲匿怨。若朋友之不善。情意自是當疏。但疏之以漸。若無大故。則不必峻絕之。所謂親者。毋失其爲親。故者。毋失其爲故者也。

古人上下之分。雖嚴。然待臣僕如子弟。待子弟如臣僕。伯玉之使。夫子與之坐。陶淵明籃輿。用其子與門人。子路之負米。子貢之埋馬。夫子之釣弋。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。冉有用矛却齊。以入其軍。而樊須雖少。能用命也。古之人。執干戈。衛社稷。躬耕稼。與陶漁之事。皆是也。後世驕侈日甚。反以臣

子之職爲恥。此風日變。不可復也。士君子知此。爲  
學者言之。以漸率其子弟。庶幾可少變乎。以上語  
類十三

條

示諭所以居家事長之意。甚善。此事他人無致力處。  
正唯自勉而已。但謂學問大端。不敢躡等言之。則  
鄙意有所未曉者。夫學問豈以他求。不過欲明此  
理而力行之耳。但其工夫所施有序。而莫不以愛  
親敬長爲先。非謂學問自是一事。可以置之度外。  
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。願深察此意。而講於所



謂學問之大端者。以求孝弟之實。則閨門之內。倫

理益正。恩義益篤。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。答郭希呂。

人之所以有此身者。受形於母。而資始於父。雖有強

暴之人。見子則憐。至於襁褓之兒。見父則笑。果何

爲而然哉。初無所爲而然。此父子之道。所以爲天

性而不可解也。然父子之間。或有不盡其道者。是

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。亦豈爲子而天性有

不足於孝者哉。人心本明。天理素具。但爲物欲所

昏。利害所蔽。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。大則滅

天亂倫而不可救。假如或好飲酒。或好貨財。或好  
聲色。或好便安。如此之類。皆物欲也。清明之地。物  
欲昏之。則父或忘其爲慈。子或忘其爲孝。然後造  
爲讒慝者。指疑似以爲真實。指豪髮以爲丘山。譖  
之於其父。則使施之於其子者。不無少過。譖之於  
其子。則使施之於其父者。寔失其常。然後巧爲利  
害之說。以劫之。蓋謂如此。則必受其利。不如此。則  
必蹈其害。利害既有以蔽其心。此心日益猜疑。今  
日猜疑。明日猜疑。猜疑不已。子一舉足。而得罪於

其父。父一出言。而取怨於其子。父子之情壞。而禍亂作矣。試於暇時。或於中夜。或於觀書之際。或於靜坐之頃。捐去物欲之私。盡祛利害之蔽。默觀此心之本然。則父子之間。固未嘗不慈且孝也。甲寅擬上

封事

令女弟甚賢。必能養老撫孤。以全柏舟之節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。獎勸扶植。以成就之。使自明沒爲忠臣。而其室家生爲節婦。斯亦人倫之美事。計老兄昆仲。必不憚贊成之也。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。以

爲餓死事小。失節事大。自世俗觀之。誠爲迂闊。然  
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。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。

與陳  
師中

疑曰。經云。當不義。則子不可不爭於父。傳云。愛子教  
之以義方。孟子云。父子之間。不責善。不責善。是不  
諫不教也。可乎。辨曰。孟子曰。古者易子而教之。非  
謂其不教也。又曰。父子之間。不責善。父爲不義。則  
爭之。非責善之謂也。傳云。愛子教之以義方。豈自  
教也哉。胡不以吾夫子觀之。鯉趨而過庭。孔子告

之不學詩無以言。不學禮無以立。鯉退而學詩與禮。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。陳亢喜曰。問一得三。聞詩聞禮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。孟子之言。正與孔子不約而同。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。曰。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。觀內則論語之言。則其諫也以微。隱之說已盡。更發此意。尤佳。

讀余隱之尊孟辯

問父母之於子。有無窮憐愛。欲其聰明。欲其成立。此謂之誠心耶。曰。父母愛其子。正也。愛之無窮。而必欲其如何。則邪矣。此天理人欲之間。正當審決。

答熊

夢兆

問程子曰。人無父母。生日當倍悲痛。如先生舊時。亦嘗有壽母生朝。及大碩人生朝。與向日賀高倅詞。恐非先生筆。不審又何也。豈在人子自己言。則非其所宜。而爲父母待親朋。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。否。然恐爲此。則是人子以禮律身。而以非禮事其親。以非禮待於人也。其義如何。曰。此等事。是力量不足。放過了處。然亦或有不得已者。其情各不同。

也。

答陳安卿

男女居室。人事之至近。而道行乎其閒。此君子之道。所以費而隱也。然幽闇之中。衽席之上。人或褻而慢之。則天命有所不行矣。此君子之道。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。而語其極。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。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。其孰能體之。易首於乾坤。而中於咸恆。禮謹大昏。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。其以此與。知言亦曰。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。而溺於流者。不知其精。又曰。接而知有禮焉。交而知有道焉。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。亦此意也。

答胡伯逢

朋友之於人倫。其勢若輕。而所繫爲甚重。其分若疎。而所關爲至親。其名若小。而所職爲甚大。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。所以必重乎此。而不敢忽也。然自世教不明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。旣皆莫有盡其道者。而朋友之倫。廢闕爲尤甚。世之君子。雖或深病其然。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。予嘗思之。父子也。兄弟也。天屬之親也。非其乖離之極。固不能輕以相棄。而夫婦君臣之際。又有雜出於物情事勢。而不能自己者。以故雖或不盡其道。猶得以相牽。



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。至於朋友。則其親不足以相維。其情不足以相攝。而爲之者。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。職之所任。其重有如此也。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。猶或未嘗求盡其道。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。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。輕合而易離。亦無怪其相視漠然。如行路之人也。夫人倫有五。而其理則一。朋友者。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。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。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。而朋友以無用廢。然則朋友之道盡廢。而責善輔

仁之職不舉。彼夫四者。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。跋黃

件本册

友說

古之學者。潛心乎六藝之文。退而考諸日用。有疑焉。則問。問之弗得。弗措也。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。如此而已。後世設師弟子員。立學校以羣之。師之所講。有不待弟子之問。而弟子之聽於師。又非其心之所疑焉。汎然相與。以具一時之文耳。學問之道。豈止於此哉。自秦漢以迄今。蓋千有餘年。所謂師弟子者。皆不過如此。此聖人之緒言餘旨。所